

第六輯

戊戌變法

（一八九八年）

一 政變月紀

胡思敬

（選自戊戌履霜錄卷一。）

日難初平，德霽旋發於膠，士論暮，廟謨不定。一二行險僥倖之徒，託名忠愛，鼓煽公卿，於是李端棻言學，榮祿、胡燏棻言兵，翁同龢議設昭信股票，新政始萌芽矣。

光緒二十四年戊戌，春正月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（下文省曰總署）采貴州學政嚴修議，以內政、外交、理財、經武、格物、考工六事，奏開經濟特科，別爲經濟歲科，附鄉會試並行。刑部主事張元濟，立上海通藝學堂，請頒發同文館書籍，編修黎榮翰，請總署護照，赴東洋游學，皆許之。

命軍機大臣，會同總署，籌辦京師大學堂，從御史王鵬運之言也。

盛京將軍依克唐阿，疏陳鈔票之利，言：「日本維新以前，國勢浸弱，行鈔法，即轉弱爲強。俄羅斯昔時地廣民貧，行鈔數十年，國用充裕，至今賴以周轉。奴才於光緒初年，在黑龍江副都統任內，親見愛暉商賈行用皆係俄帖，華商購辦貨物，必先以銀易帖，始可易貨；以致邊界數百

里，俄帖充溢。迨後調任琿春，見華俄互市，仍以俄帖爲重。由今思之，中國如早行鈔票，則以票換帖，兩相抵制，自可堵塞邊隅漏卮。」事下戶部。部議：「欲行鈔票，必先寬籌成本。日本西鄉之亂，紙銀一元，不敵銅元二百。俄國歲計亦載，俄羅般一易紙羅般六，可爲成本不足，不能流通之明證。現值洋債困於外，餉需耗於內，出入相抵，不敷甚鉅，何從籌大宗的款，爲鈔票成本之用。」議上，事遂不行。依克唐阿又請設京師總銀行，外省提庫銀各設分銀行，各口岸由關道籌款設通商銀行。詔令盛宣懷體察上海銀行情形以聞。

二月，以刑部尚書廖壽恆爲軍機大臣。自軍機設，而內閣擁虛位，雖李鴻章以平定東南大功，錫爵居首輔，徐桐以上書房總師輔，皆不得與聞朝政。唯總署以變法故，頗參預其間，非故事也。

廢武試弓刀石，以槍砲代之。是時新法初興，承積弱之後，諸大臣皆屬意武備，榮祿尤好言兵。既改變武科，又挑練神機營萬人爲先鋒，保衛宮禁。

總署雜采各國儀式，酌定寶星章程上之。

湖南巡撫陳寶箴請撥庫款充時務學堂、武備學堂經費。從之。

從左都御史徐樹銘言，詔各省舉行蠹政。

三月，以李占椿爲江南提督。時南北洋各練新軍：北洋稱新建陸軍，袁世凱統之，駐天津；南洋稱自強軍，占椿統之，駐江陰；皆改用洋操，聘西人爲教習。

詔各省實行保甲，聯絡漁團，並勸辦義倉，修荒政。

閏三月，上奉皇太后閱神機、火器、健銳三營新操。嘉其訓練有法，管理王大臣，各加一級；翼長操官兵弁賞賜有差。

召湖廣總督張之洞入覲，行次上海，聞沙市亂，放還。

麟書薨，以榮祿爲文淵閣大學士。

胡燏棻籌辦津榆鐵路，以款絀故，請仿海防鄭工例，開鐵路捐。部議不許。

夏四月，恭親王奕訢薨，上輟朝五日。命配享太廟，諡曰「忠」。王彌留時，上入視，張目語曰：「聞有廣東舉人主張變法，當慎重，不可輕任小人也。」上領之。王少時好讀通鑑，宣宗極鍾愛之。文宗之臨沒也，遺詔令輔穆宗，故破例入參樞務。同光以來國事成敗決焉。上及太后皆嚴憚之，亦多賴其調和。王死，而翁同龢獨持朝政，兩宮之聲氣始隔矣。

購德國鐵甲船三：曰海容、海心、海琛；魚雷艇四：曰海龍、海鷲、海星、海化。威海之敗，北洋兵艦，悉爲日本所取，至是購此七艘，謀復海軍；而旅順大連灣膠州皆爲敵踞，幾無屯泊之所。

從侍郎榮惠言詔宗人府保薦近支王公員勸，出洋游歷。

賞李鴻章張蔭桓頭等寶星，前此所未有也。

調董福祥甘軍由平陽移駐正定。

浙江征藥牙鋪稅，溫甯大亂。河南、湖北、陝西皆奏請緩辦。詔悉停之。

御史楊深秀疏請釐正文體。

詔中外大臣、舉人才可使異國者。

上既銳意變法，廷臣不便者，多依違其間，口不言而腹誹。已而徐樹銘疏攻陳寶箴，新舊黨始分門戶。大學士徐桐雅負時望，主攘夷。生辰張宴賀，出片紙，疏列門下士二十餘名，榜於門，戒聞人勿納，皆好言新法者也。又密參張蔭桓詆爲罪魁，上滋不悅。旋下詔曰：「數年以來，中外臣工，多主變法自強。邇者詔書數下，如開特科，裁冗兵，改武科，皆經再三審定，籌之至熟，甫議施行。唯是風氣尙未大開，論說莫衷一是，或託於老臣憂國，以爲舊章必應墨守，新法必當擯除。衆喙曉曉，空言無補。試問今日時局如此，國勢如此，若仍以不練之兵，靡有限之餉，士無實學，工無良師，強弱相形，貧富懸絕，豈真能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乎。朕唯國是不定，則號令不行，極其流弊，必至門戶紛爭，互相水火，徒蹈宋明積習，於時政毫無裨益。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，五帝三王，不相沿襲。譬之冬裘夏葛，勢不兩存。用特明白宣示，嗣後中外大小諸臣，自王公以及士庶，各宜努力向上，發憤爲雄，以聖賢禮義之學，植其根柢；又須博采西學之切於用者，以救空疏迂陋之弊。」

或譖翁同龢於太后，太后惡之，又追咎中東戰事，免其官，放歸田里。徵王文韶入軍機，以榮祿爲直隸總督。是時舉子會試，集筆者七千餘人，憤國威不振，既辱於倭，又逼於德，人情蠢蠢欲動。浙江、江蘇、廣東，各聯合鄉人，詣都察院上書，臺臣拒不納，則麇聚而譁。天津報

● 此詔爲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，即公曆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所下，變法維新，從此開始。

館，刊布瓜分中國圖說，遠近震恐。御史黃桂鋆請禁詔言。勿許。樞垣自恭親王薨，同辭突遭嚴譴，錢應溥稱疾不朝。上惡剛毅執拗，常切責之。廖壽恆視諸臣爲後進，尤不能有所指陳。上數廷臣無一可倚，適徐致靖力保康有爲，黃遵憲、譚嗣同、梁啟超、張元濟五人，始一意需用新進矣。

浙江巡撫廖壽豐，奏陳經濟歲科，當仿特科六事，徑由學堂選舉。總署議准，並酌定章程六條上之。

康有爲上疏請定國是，援據中外古今故事，凡數千言，辭甚偉。上大奇之。立下總署議行。總署不能詰。又命軍機議之。軍機以爲不便。事遂寢。

詔二品以上大員，凡陞遷賞賜，均具摺，詣太后前謝恩。

張之洞奏請將湖北丁漕減征平餘，仍舊征收，以充學費。下部議行。

五月，詔從部議，各省營兵，均由天津新建軍，上海自強軍，派員分往教練。

康有爲爲宋伯魯代草一疏，請廢制藝。上以近日章奏，多被廷臣駁斥，制藝自宋元明迄今，行之且千年，深入迂儒骨髓，驟欲改革，衆議必譁，或援祖制，取懿旨以相阻遏，事終不行，遂不付廷議，徑下詔，著自下科始，鄉會歲科各試，向用四書文者，一律改用策論。陽湖汪文博聞伯魯疏出有爲手，因貽書有爲，言科舉之弊：「舉者非所知，而決以一日紙上之文；學者無所教，而歛以三年弋獲之的；錮人才，墮國本，莫此爲甚。今縱改試策論，而剽竊以爲長技，易地可行，倉卒而求立談，濫竿不免；同蹈空言，無裨實用。鄙人以爲宜並廢科舉，大興學校。府廳州縣設

小學校，省會設中學校，京師設大學校，合文武爲一途，貫中西而並課。入小學校學三年，拔其尤入中學校，視秀才。入中學校學三年，拔其尤入大學校，視舉人。入大學校學三年，拔其尤廷試之，而授以職。學成之日，即縻爵之年。樛櫟無饒倖之望，才幹無淪廢之憂。以視苟且充數，昏暗摸索，孰得孰失，毋俟智者。若科舉不革，雖有學堂，如贅疣如駢拇耳。中國無學校久矣，日復一日，何以自立。及今新政初頒，若不盡革前敝，一經定制，遂難復返。且恐維新無効，轉爲守舊警。始事之圖，不可不慎。」有爲得書大喜，欲讓其言獻之。恐曠日持久，不能收効旦夕，乃疏請改各省書院、義學、社學、學塾皆爲中西學堂，毀鄉里寺廟，沒入其公產，以充學費。上法三代，旁采泰西，責令民人子弟，年至六歲者，皆入小學，教以圖算器藝語言文字。不入學者，罪其父母。上以事體繁重，未可遽議施行。旋從張之洞、陳寶箴議，鄉試首场試論五首，以歷代掌故爲主；次場試策五道，兼及五洲各國政藝；分場去取，如府縣試，落名者先後罷歸，而以經義殿三場焉。會試亦如之。遠近帖括之士，驚怪不知所爲。書賈乘時射利，獵取中外時報，補綴成篇，標以俗名，如三場要訣之類，以誑咕哩小生，獲利亡算。

治馬神廟公主廢第爲大學堂。內自編檢司員，外自道府州縣，俱令入學，以孫家鼐爲管學大臣，許景澄爲總教習，美人丁隲良副之。時百事草創，學校事尤繁賾，禮部不敢主議，謐之總署。總署私屬梁啓超。啓超乃采日本東京學校規則，草議八十餘條上之。

宋伯魯言八股既廢，經濟歲科，當並正科爲一途。從之。

從總署議，設譯書局於上海，命梁啓超總理局務。

張之洞既規定文科，復議以武科並入營伍，非兵弁不得與試。疏入，報可。

侍講黃紹箕，方典試自湖北回，携之洞所著書曰勸學篇者以獻。上讀其書，善之，優詔褒獎，頒示各省大吏。都人士求其書不得，則展轉傳鈔。上海用西法影摹上石，十日之間，凡三易板本。究其陳說，亦無以大過人，但稱頌祖宗功德，多媚詞。後陳寶箴、李端棻均以奏薦康梁得罪，之洞獨免。此書之力爲多。書中變科舉一篇，即與寶箴所奏行者也。

盛宣懷奏設上海南洋公學，分立四院：一師範院，即師範學堂也；二外院，即日本師範學校附屬之小學堂也；三中院，即二等學堂也；四上院，即頭等學堂也。招商電報二局，歲各捐二萬金充經費。

御史曾宗彥奏言：「洋人自通商以來，竭澤而漁，中國精華，賸削殆盡。且新增條約，又准改土貨爲洋貨。販運既捷，成本愈輕，銷路愈廣。今又佐以鐵路，將以開中國之利源，適以竭中原之膏血。中國地屬溫帶，土宜最廣，可耕之地，若以西法經營之，利可六倍。西人常謂盡地所受日之熱力，每一英里，可養一萬六千人。又推算中國之地，若用農學新法，每年增款可六十九萬萬兩。縱不必盡如其數，但能得半，中國即歲增三十餘萬萬。江浙紳士，集同志於上海，創設農學會，兼采中西各法，以樹藝畜牧，倡導海內，在興利之中，較有實際。乞明降諭旨，亟予激勵，使天下聞風盡奮，美大之利，計日可收。」疏入，詔劉坤一取上海農學會規則，咨達總署。總署又采用宗彥言，請予白工專利。

改制以來，諸大人先生，始言養兵，繼言養士。孫家鼐進大學堂經費表，歲用二十八萬八千

六百有奇，創辦倍之。司農所入，半充軍餉，新軍仿泰西裝械，耗費尤多。上知國用窘乏，非訓農、通商、惠工，亟求本富之術，不足振興庶務。旋下詔曰：「自古致治之道，必以開物成務爲先，近來各國通商，工藝繁興，風氣日開。中國地大物博，聰明才力，不乏傑出之英。祇以囿於舊習，未能自出新奇。現在振興庶務，富強至計，首在鼓勵人才。各省士民著有新書，及創行新法，製成新器，果係堪資實用者，允宜懸賞以爲之勸。或量其材能，授以實職；或賜之章服，表以殊榮。所製之器，頒給執照，酌定年限，准其專利售賣。其有能獨力創建學堂，開闢地利，興造槍砲各廠，有裨於經國遠猷，殖民大計，並著照軍功例，給予特賞，以昭激勵。」於是京朝官聞風而起，王宗基創會文學堂，陳時利創道器學堂，王照創八旗奉直學堂，楊銳創蜀學堂，福建、江西、浙江、江蘇皆不謀而同，立社購書，攷求時務。梁啓超康門高足，所著西學書目表，稱其師爲南海先生而不名，主上海報館二年，哭世罵人，謬以述作自任。軍機章京陳熾，著書數十萬言，上之當道。勿售，遂中狂病，幾死。至是漸有求其書者。天下好奇之士，莫不攘臂奮興，思出其言若藝，以應天子之求。相傳蕭開泰火鏡熱力大至二萬噸，可代煤；彭新三德律風，較西製加遠三倍。閩人沈朝安善製髹漆，一棹面價值番銀千圓，英法爭購之。會稽陶七彪精於木工，能於二尺方匣內，藏一棹、一椅、一几、一架，凡日用器皿皆備，美人以金表二枚易去。其事皆未上達。編修徐珙，奏保粵人鐸金區通曉電學，能以電光鼓動機輪，作爲電燈、水龍、水車諸器。旨下粵督譚鍾麟徵其器入京，趣之就道，將大用之。

孫家鼐本東宮舊僚，在廷臣中，最稱拘謹。官書局初起，編修熊亦奇等區處既定，求家鼐代

陳，以此得名，遂領學務。至是采馮桂芬校邪廬抗議上之。其書雖主變法，皆咸同以前舊說，近三十年中，時局大變，諸通人已棄置勿道。上從家鼎言，命閣部院寺諸臣，就馮氏書，分別可行不可行者，逐條籤注，候旨酌裁。

盛宣懷奏設通商銀行，請飭部通行各省關，凡官款均交銀行匯解。

派奕勳、色楞額、永龍管八旗驍騎營，崇禮、載卓、蘇魯岱管理兩翼前鋒護軍營。驍騎營官兵七千一百四十一員名，護軍營官兵五千三百九十六員名，令半習洋槍、半習洋機抬槍。八旗漢軍砲營、籐牌營，悉廢。

詔改書院爲學堂。省會爲高等學堂，府廳爲中等學堂，州縣爲小學堂；肄業者以次遞升。頒示京師大學堂章程。凡廟祀不在典禮者，盡墮之，改建學舍。學堂課本，悉由梁啟超編譯，於是梁氏學盛行於時。論者至比之王荊公經義，欲羣起而攻之矣。

浙江學政陳學棻策論不便考試。詔罷學棻，以唐景崇代之。

王文韶由天津入見，上詢北洋商務。文韶言粵商張振勳創烟臺釀酒公司，數年後可獲鉅利。又北洋出口貨物，以駝絨羊毛爲大宗，就地置機，仿造呢羽毯氈等物，亦可漸收利權。上命榮祿切實舉行。

盛宣懷請就南洋公學內設立譯書院。從之。

御史宋伯魯奏言：「昔日本維新之始，遣伊藤博文等游歷歐美，討論變法次第。及歸，首請設官報局於東京，報章一依西例。伊藤自著筆記，至舉西人一切富強之原，歸功報館。臣竊查各國

報館之多，美國至一萬八千餘種，英德各一萬三千餘種，法國九十餘種，俄國五十餘種。大抵報愈多者，其民愈智，其國愈富且強。如英之泰晤士報、美之地球報、法之巴黎時報、俄之森彼得時報、日本之東京日報，皆國所設，號爲官報，風行天下。泰晤士報日銷七千萬紙，他報稱是。上自君主，中及士大夫，下逮婦女傭匠，無人不閱報，無日不閱報。政府舉行新政，遇有疑難，輒旁采報館之言，以取決。舉人梁啓超，前在上海創設時務報館，一遵西報體例，兩年以來，風氣大開。通達時務之士，以次漸出。請明降諭旨，改時務報爲時務官報，遷之京師，以上海爲分局，仍飭梁啓超往來京滬，主持其事。」事下孫家鼐議。家鼐以啓超既任編譯，不遑兼顧報館，力薦康有爲主上海官報，欲因是擠而出之。詔如所請。

新法初起，家鼐雖依違其間，心實不懌，至是編譯局成，恐梁啓超專主康氏一家之言，定爲課本，敗壞士習。因奏言：「學堂教育人才，首以書籍爲要，義理稍有偏歧，其關乎學術人心者，甚非淺鮮。臣觀康有爲著述，有中西門徑一書，其第八卷孔子制法稱王一篇，言春秋既作，周統遂亡，此時王者，即是孔子。無論孔子至聖，斷無僭亂之心。即後人有此推尊，亦何必反覆徵引，教化天下。方今聖人在上，奮發有爲。康有爲必欲以衰周之事，行之今時，恐人人存改制之心，人人謂素王可作。是學堂之設，本以教育人才，而反以蠱惑民志。一旦犯上作亂之人，起於學堂之中，臣何能當此重咎？凡譯局新編之書，應請由管學大臣閱過，進呈欽定，發下然後頒行。」奏上。不下所司。但詔家鼐傳知康有爲遵照。

六月，康有爲爲重申前議，請立制度局於內廷，分設十二局，總理法律、度支、學校、農、工、

商、郵政、鐵路、鑛務、游會、海、陸軍等事。各省分道設民政局，妙選通才督辦，如學政例。朝論譁然。謂此局一開，百官皆坐廢矣。

從御史韓培森言，詔各省預籌積貯。時徐海連年水災，飢民數十萬，顛沛流離，死亡相繼。無賴乘機竊發，誘脅鄉愚，白晝持挺相規殺，官司莫敢過問。劉坤一請開淮北賑捐，格於部議，不行。河決山東，漂沒濟南臨淄二十一州縣。粵西馬平會匪，攻陷容縣、北流、陸川、興業四城，浸及楚南、廣東邊界。黃槐森視師柳州，相持累月，未能肅清。大足奸人余棟臣，囚法國華司鐸，徧張僞示，侵擾川東。北則通化馬賊，踞朝陽鎮，焚左翼官署。上深憂之，並命嚴行保甲。

以榮祿張之洞督辦蘆漢鐵路。

裕祿由閩浙總督入見，上慰勞再三，詢及船政情形。裕祿以款絀對。即日命戶部指撥銀百八十萬兩，解閩濟用。留裕祿爲軍機大臣。

從李端棻言，令各部刪改則例，另定簡明日錄，仿史法，分門列表。

盛宣懷勘路至涿州，馳陳蘆漢鐵路情形。蘆漢之創議也，估費五千萬金，撥部帑千萬，餘議招股。久之，集官股三百萬，商民無應者。張之洞乃倡借外債，保宣懷爲鐵路大臣。南北兩端，兼營並進，限五年蒔工。至是京津、淞滬、津榆次第工竣。關外大凌河一帶，方議推廣。山東委之德，山西委之英。容閱辦膠沂不成，旋謀津鎮，英德復觀銳之。粵漢正路，初議越嶺經江西。楚人上書力爭，始改議由廣州經佛山、三水，過長沙，北達漢陽支郡，東由惠潮抵閩，西由三水抵梧州。唯蘆漢關係南北血脈，幹路不成，則旁支皆無所附，借比債百十二（兆五十萬）佛郎克（即

一億一千二百五十萬佛郎克），經營三載，北端未及保定，南端未及孝感。朝旨責宣懷不符前議。詔勘路畢，即由涿州入見。

礦務與鐵路相輔而行。西人考察中國礦產，言山西一省，可抵全歐。巡撫胡聘之，以太行艱險，不便轉輸，議開鐵路，由潞安達邯鄲，直接蘆漢。旋以集公司不成而止。臺灣素稱煤旺，既劃界強鄰，二年之間，又輸出償款二百餘兆。搜括既空，司農計無所出。王文韶、陳寶箴、依克唐阿，皆以開礦爲言。湖南綢繆累載，最後乃得永州銀鑛。江督劉坤一委胡家楨爲理鑛專官，先從龍潭、棲霞、雙石嶺等處試辦，折閱且甚於湖南。俄人窺喀什噶爾金穴。陝甘總督陶模恐利源外溢，遣洋員林輔臣探至和闐而止，以荒裔不毛，未敢視爲利也。先是有旨令雲南籌辦鑛務。總督崧蕃奏言：「雲南五金各鑛，承平時計有六十餘處。兵燹以後，除銅務一項已派唐炯督辦外，其餘金銀錫鐵各廠，尙有三十餘處。或洞老山空，久經停歇，或從前極旺之地，現在積水過深，無從著手，或現難開辦，而所出無多，僅敷成本，或官雖封禁，而附近無業貧民，不時私自採取，雖云籌備官本，招股次第興辦，亦難收速効。」當事者求之不得其說，則爭咎中人之寡學，考鑛之無師。於是上方以帑藏爲憂，簡王文韶、張蔭桓爲路礦大臣，設總局於京師，所有各省開鑛築路一切公司事宜，俱歸統轄。文韶奏言：「漠河藏解戶部銀約二十萬兩，幾經駁查，而其礦山界址，采礦章程，與沙丁畫分四六成生金，猶是藏頭露尾。黑龍江又尤而效之，非令和盤託出，不足以拓商務而開利源。」會道員啓紹借洋債五百萬，以敘雅礦務請。蜀人官京朝者，恐其勾結夷人，遂爲一鄉之患，聯名具疏阻之。舉鄉人李徵庸宋育仁籌款合辦，自保利權。詔許之。前江西

巡撫德馨以貪污落職，出二十萬金開奉天礦，賄學士濟微以聞，即賞給布政使銜，令爲會辦大臣。人以是嗤德馨巧宦，而朝廷憂貧爲太甚矣。

康有爲日以伸民權、開議院說上，上頗惑之。舊制，京官循資至老髦，乃躋一二品，非兼領樞要，終歲不得面陳一言。太后之歸政也，奕訢宣專國柄。翁同龢以毓慶宮舊恩，頗蒙寵幸。奕訢沒，太后疑變政之舉，皆同龢嚮導，逐之去位。上孤立失所倚，有爲始乘機而進。諸所改革，上欲藉廷議以箝太后之口。廷臣奉詔不謹，議駁者十居七八。上積不能平，乃大開言路，求通下情。詔翰詹科道日輪四員隨班入對，司曹有條陳時政，士民詣都察院上書者，即時據情奏聞；阻格者罪之。禮部主事王照，慷慨負氣敢大言，私擬一疏，求堂官代奏。疏言：「英主每歲避暑至法，俄皇徧游歐洲。請上奉太后巡幸東洋，以次及英法各國。」尙書許應駘斥其紕繆。照以微詞侵之，袖疏稿悻悻而出。應駘忿甚，會六堂聯銜參照挾制無禮。上屢詔求言，兩月間未有所聞，頗疑諸臣壅蔽。應駘以有爲故，與新黨互相攻訐，已大犯時忌；疏入不納，反交部議處；部議降三級調用。上念諸舊臣多不利變法，非大創之，無以懲後。別降中旨，盡削禮部二尙書、四侍郎職；賞王照四品京卿。時徐會澧、曾廣漢，均以他官兼攝少宗伯。當應駘與照交訐，廣漢蒞任甫二日。會澧及滿尙書懷塔布皆不與聞。照以大言欺謾長官，遽躋顯職，時論頗驚怪之。後數日，復劾張蔭桓濫保革員張上達、黃璣、陶錫，朝貴皆歛手謹避其鋒。

曾宗彥奏言：「各省營兵，需餉約三千萬，以江南自強軍餉章計之，僅足二十餘萬人兵食。請令各省將實存勇隊，嚴定去留，實支餉糈，量爲歸并。然後一律挑練。」胡燏棻亦言，海軍無力

猝辦，自以精練陸軍爲主。沿海最要，沿江次之，腹地又次之。并云，神機營舊用鳥鎗，難與洋槍爭勝，請參用西法改練。事下軍機大臣八旗都統先後議行。

詔五城分設小學堂，舉貢生監，一體入學，以備升入大學堂之選。

孫家鼎議定官報章程上之。乙未以後，士習日囂，無賴者混迹報館，奮聲抵掌，議評國政。農學、商學、算學、蒙學諸名色，此猶一家言也。津澳閩粵湘漢之間，私署地名，大張旗幟，以次流行，都二十餘家，而時務報蔓延最廣。論者至比之明夷待訪錄。張之洞提倡尤力，札行湖北全省州縣官，各備貲購閱。祭酒王闓治漢學家言，譏述甚富，主講岳麓時，每見生徒輒勉以閱報。官報既設，旋命康有爲定報律。有爲領上海官報，實逗留京師不去。是時主時務報館者爲浙人汪康年，與有爲積不相能。聞官報既領公帑，私改時務報爲昌言報。梁啟超不悅，發康年陰私，著說一千餘言，培擊不遺餘力。祖康年者，又譏啟超一旦得志，遂挾天子以令錢唐一布衣。兩家文字往來，互相攻訐。總署密電黃遵憲查勘。康年抗言受人牛羊，敢忘芻牧。識者謂新黨之議論盛行，始於時務報，新黨之人心解體，亦始於時務報。而啟超專恃筆舌之妙，以義始者以利終，侮人爲太甚矣。

賞大學堂西教習丁建良頭品頂戴，聘爲客卿。

詔整頓沿江沿海水師學堂，增學額，各處鐵路扼要之區，及開礦省分，均增設學堂。

遣李盛鐸、楊士燮、李家駒、壽富赴東洋考察學校。

工部主事金蓉鏡，請援會典例，開則例館，博徵通達大儒，與明習律令之士，爲總裁纂修等

官；銓選則立專格以究職掌，專科之人，以補專官，由本衙門遷除，不得縱橫他調。錢糧則列專表以明歲計，專款以待常用，餘款以待雜用，年清一年，不准前後牽混。上嘉納之。

孫家鼎代奏梁啓超譯書章程，發帑金二萬，充開辦費，別籌常費月三千金。

秋七月，罷新進士朝考，廢試帖楷摺。

康有爲請興農學，言：「泰西新法，鳥糞可以培肥，電氣可以速成，沸湯可以煖地脈，玻璃可以禦寒氣。播種則一日可及數百畝，刈禾則一人可兼數百工，擇種一粒可收一萬八千粒。千粒可食人一歲，二畝可食人一家。安有萬里之地而憂貧者哉。」有爲與上密陳天下大計，章奏亡累十數，唯此疏見諸邸報。都人頗疑怪之，鮮有窺其奸謀者。

立農工商總局於京師，各省皆設分局。工部郎中端方，新簡甯昌道，以邊地瘠苦，遷延不赴任。旋營求得保，遂開缺，賞給三品卿銜，與道員徐建寅、吳懋鼎共理局務。是時東南苦澇，西北苦旱，四方以災告者不絕。廣東米價奇貴，越運船無一至者。藩司張人駿出示勸農，至有「抱金珠餓死」之語。端方等因先從農務經始，請立農務學堂，開農會，刊農報，購農器，聘美日農師，而徐及工商二事。然以一局責成三人，往往執意見互相訾警。每晨起議事，日中未有所決。王文韶患之。密言於上，改派建寅主工，懋鼎主商，端方主農。自是廷臣條奏，若翁同龢請廣購機器，王鳳文請設賑廠招工，蕭文昭請立茶務學堂，蠶桑公院，皆下端方等議之，而局所漸奪部權矣。

大學堂之初立也，京外官投名願附學者，踰七百人，學堂不足以容。總署乃倡言學齊語者，當

引而置之莊嶽。日本於我爲同文，其教純用西法，宜選派同文館學生，及編檢司員，就學東京。請諸日使矢野文雄，允之。議選二百人，給資先行。

詔各省奉諭交辦之事，均著由電報傳知督撫，即行遵辦，無庸專候部文。

王錫蕃請設商會。詔劉坤一、張之洞先就上海、漢口行之。

廖壽豐請飭出使大臣，就屬洋華人曉以忠義，一體建立學堂。仿經濟常科例，各就所學，錄尤取進，爲經濟科商籍生員，准其回華鄉試。其有才具出衆者，即令使臣保薦，派充領事參隨等官。並責使館繙譯夷書。詔下總督議行。

詔九月奉皇太后慈輿，閱兵天津，先期布告天下。

榮祿奏直隸煤礦，計開井硯十二所，在內邱者四：曰上坪，曰磁窑溝，曰南陽寨，曰永固；在臨城者八：曰岡頭，曰石固，曰膠泥溝，曰楊家灣，曰新莊，曰竹壁，曰牟村，高贊交界之間曰焦村。其煤以上坪、永固、岡頭、石固爲最，牟村、南陽寨、焦村、竹壁、磁窑溝次之，膠泥溝、楊家灣、新莊又次之，皆濱臨大道，爲蘆漢鐵路必經之地。

梁啓超請附編譯局，設立編譯學堂。從之。

岑春煊請改官制。上採用其言。詔曰：「國家設官分職，各有專司。京外大小各官，舊制相沿，不無冗濫。近日臣工條奏，多以裁汰冗員爲言。雖未必盡可准行，而參酌情形，實亦有亟當改革者。朕唯授事命官，不外綜核名實。現當開創百度，事務繁多，度支歲入有常，豈能徒供無用之冗費，致礙當務之急需。如詹事府，本屬閒曹，無事可辦；其通政司、光祿寺、鴻臚寺、太